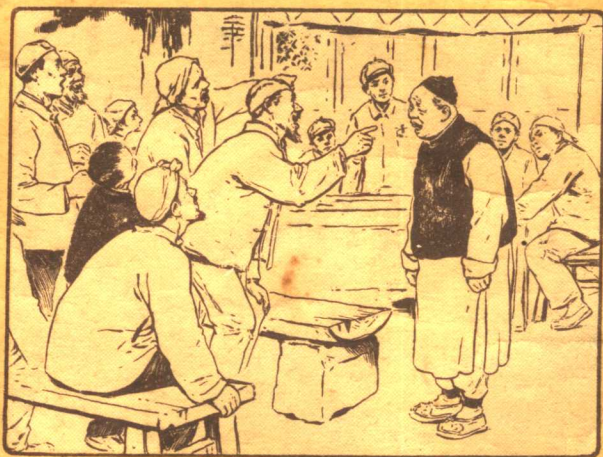


職工業餘學校課外讀物

車趕不爛石

趙樹理 著



工人出版社

本書內容介紹



這本書是根據一首長詩改編的。貧農石不爛，受盡地主欺壓，被迫流落外鄉，有理沒處說，有家回不去，共產黨來了，石不爛帶頭鬥倒了地主，得到解放。有說有唱，非常生動。全書共有一萬三千字。

(5082)

不 爛 趕 車

者	趙	樹	理
圖者	劉	繼	貞
版者	工 人 出 版 社		
	北京北新橋駱駝胡同四號		
經售	新 華 書 店		
刷者	工 人 出 版 社 印 刷 廠		

0,000〔累〕35,000

一九五〇年三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三年三月北京第二版

一九五三年三月北京第三次印刷

(定價：一千二百元)

編者的話

編這一套讀物的主要目的，是做為速成識字班學員在突學生字後的閱讀材料，幫助他們鞏固生字，練習閱讀和寫作。同時，也照顧到一般職工的需要，使他們通過閱讀能進一步提高寫作能力。

文章的寫法，都盡量採用口語；有些材料，由我們重新改寫，好使初學文化的人，能一看就懂。另外，每本書都配有插圖，增加閱讀的興趣。

為了便利學員閱讀，這一套讀物，都用較大的正楷〔百丹〕字排印。同時，在一千八百多個常用字以外的字，都加了注音字母，幫助閱讀。（這一千八百多個常用字是教育部公佈的常用字表的一千五百字，加上職工識字課本裏沒有包括進去的三百多字。）

工人出版社編輯室

上 部

貧農石不爛，

故事一大串（多X巧），

有人告田間，

寫了趕車傳。

這四句話，原是『趕車傳』上開頭的四句。『趕車傳』是田間同志作的一本長詩，敘（丁公）的是石不爛趕車的事，咱老趙就拿這個故事編了一個鼓詞。

聽書的朋友們或者要問：既有了田間同志的趕車傳，為什麼還要你來編鼓詞呢？朋友們！這可以說是各有各的路道。各人的愛好不同：有愛讀詩的，有愛聽鼓詞的，可是詩不能當成鼓詞唱。諸位想聽鼓詞，就聽我的；想讀詩，請你再買一本田間同志的趕車傳——趕車傳是『人民文藝叢（多X乙）書』中的一本，新華書店出版。

來歷交代清楚，就說起來吧：

說的是：七月初四日（多X乙）年，

我在山頭小店邊，

#0732

山腰裏有個趕車漢，

趕着輛〔ㄅㄛ〕鹽車走上山。

說此人姓石外號石不爛，

腿又拐〔ㄍㄨㄞ〕來腰又彎，

在這條路上常來往，

住店房不用問價錢。

這一天坡又陡〔ㄉㄨㄟ〕來天又晚，

石不爛手中響着一條鞭〔ㄅㄢ〕，

石不爛進着店來，和掌櫃嘻嘻哈哈開着玩笑，一溜〔ㄌㄧㄡ〕一拐〔ㄍㄨㄞ〕下車子，拴住牲

口，添上乾草，取下行李，找好鋪位，秤上麵〔ㄇㄣˊ〕料，報過飯，洗過臉，回到房子裏

來。只見他的鋪位左右已經住滿了客，坐的躺的，說說話話，十分熱鬧，自己也就坐在

自己的鋪位上吸起旱烟。

這些客人們，見石不爛走起路來一溜一拐，有的覺着可笑，有的覺着奇怪。中間有

個蒼白鬍〔ㄇㄨ〕鬚〔ㄉㄧ〕的老漢，眼睜〔ㄕㄨㄥ〕睜看了他大半天，就問他說：『老兄弟！你

這個腰是怎麼一回事呀？』石不爛看了他一眼說：『你問我這腰呀，要說起這個來歷，

不多時趕到山頂進了店，

店掌櫃和他鬧着玩。

掌櫃說：『石不爛你還沒有爛？』

這老石說：『爛了我你賺誰的錢？』

店掌櫃拿來燈一盞，

石不爛卸下車子把驢〔ㄌㄨ〕拴。

石不爛鏤〔ㄌㄨˊ〕好牲口洗了個臉，

坐在鋪上抽旱烟。

最好是到了明天，你也不用走，我也且住下，讓我給你說它三天三夜，差不多就可以說明白了！』那個老漢說：『噢（一）！不料你這老弟也是個會講話的！咱們哥兒倆都一樣：車子都放在院裏，驢子都拴在槽（二）後，只要你能說三天，哥就不能只陪（三）你兩天半！』兩個老頭子這樣一答上話，引得滿屋子裏的人哈哈大笑，有個小伙子說：『得勁！你兩位算是配搭（四）上了！』

這時候，石不爛又朝着門口喊了聲：『店掌櫃！』掌櫃的遠遠答應：『知道！馬上就來！』石不爛說：『你知道什麼？』掌櫃說：『還不是你那老規矩！』說着就送上一壺酒來。石不爛說：『不錯！你算個孝（丁一）順的！』掌櫃說：『趕驢子三年，還摸不着驢屁股（五）股！』

石不爛接住酒壺，隨便向大家謙（六）讓了一下，也不用杯（七），也不要菜，倒轉酒壺一鼓勁灌（八）下去。他喝過了酒，又給牲口添上草料，店裏就送上飯來。

吃飯中間，大家見石不爛面紅耳熱，滿頭大汗，知道他已經帶了幾分酒，等他吃到第三碗飯，以前和他說話那個小伙子就故意揶（九）揄他說：『你說你那腰的故事能說三天，人家就有人願意陪你三天，你為什麼還不說起來呢？』石不爛說：『你這個後生！人家陪我，我自然要給人家說；你要想聽，你陪不陪？』小伙子說：『陪！』石不

爛說：『好！誰願意聽我這個腰的故事，總算看得起我石不爛。你們河北省八路軍老根據地的窮苦人，村村鬧翻身，人人倒苦水，咱石不爛在你們河北沒有立過戶口，就把咱的苦水倒在這個小店裏吧！』

石不爛推開飯碗開了腔（＜一＞），

叫一聲：『衆位老同行：

我姓石外號叫個石不爛，

在山西孟縣有家鄉。

在家裏本是個窮佃（＜一＞），

那地主叫個朱桂棠（＜一＞）。

我有個女兒叫藍妮（＜一＞），

朱桂棠強要逼她作偏房——

在二十五年遭（＜一＞）荒旱，

家家的地裏不收糧，

朱桂棠差他的狗腿朱二黑，

送給我紅紙帖一張。

這狗腿嘻皮笑臉先道喜，

他說道：「東家照顧到你頭上：

東家說今年夏天沒有下雨，

到秋來遭下大災荒，

十個窮人九餓肚，

打量你家也斷了糧。

咱的東家，為積陰功行方便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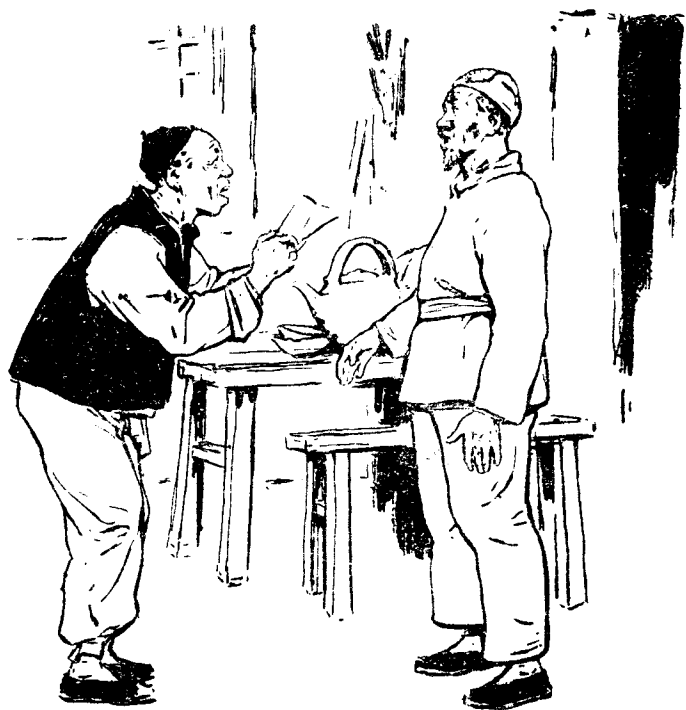
願娶你藍妮做偏房。」

那狗腿說罷這番話，

氣得我兩眼冒火光。

朱桂棠那年五十歲，

八字鬍鬚寸把長；



這狗腿嘻皮笑臉先道喜，
他說道：東家照顧到你頭上。

三尺半個子挺着個肚，
好像一口半截〔日一世〕缸；

見了八一副黑喪臉，

說話好像扛〔弓尤〕着槍；

吃人咬人不說理，

人人叫他「活閻王」，

像這樣一個狗東西，

怎配我一十九歲大姑娘！

若不是他家勢力大，

我定要劈〔夕一〕面揍〔ㄗㄨ〕他兩耳

光！

可恨我是他一個窮佃戶，

不敢與他論短長。

我只把惡氣變成好氣，

跟他的狗腿好商量，

我說道：「東家有心照顧我，

阿〔古〕彌〔口一〕陀〔古ㄨㄛ〕佛〔口ㄛ〕我

燒香，

只可惜窮人家女兒不懂事，

沾〔虫弓〕不了東家這個光，

煩勞你管事的回府去，

在東家面前幫個腔：

你就說我老石不敢答應，

還請東家多原諒〔夕一尤〕！」

那狗腿聽了我的話，

把他的狗臉一黑喪——

他說道：「送給你臉面你不要，

枉〔ㄨ尤〕費了東家好心腸。

你今年一顆租米也沒有給，

去年還欠三斗糧，

你若是從下這件事，

那兩筆帳兒我承當；

倘若你有點不情願，

快快繳〔日一玄〕租咱無話講；

兩條路你揀〔日一玄〕一條走，

還要你自己拿主張。

東家的脾〔夕二〕氣你知道，

那個小伙子聽到這裏說：『哈哈！這不是在活人眼裏伸拳〔夕二〕頭嗎？不能到縣裏告他去？』

石不爛說：『你說告狀呀，老弟！我告過了：那狗腿走後，我越想越忍〔日二〕不下去。我想欠租只說欠租的話，怎麼能叫我用閨〔夕二〕女來頂？我就跟他打打這場官司！第二天我一怒氣起了個五更，趕天明跑到城裏闖進了衙〔日二〕門，就在那大堂口連聲喊叫：「冤屈〔夕二〕！冤屈！」喊了半天沒有人答應，又喊了幾聲，在那大堂後邊走出一個人來，頭上留着短頭髮，披〔夕二〕着一件大褂〔夕二〕子，看樣子好像才洗過臉。他一出來就指着我說：「唉！哪來你這個瘋〔日二〕子？怎麼大清早跑到大堂口來唱戲？」

人送外號是「活閻王」，

你若是一下惹〔日二〕惱了他，

給你個味道夠你嚐〔夕二〕！

那狗腿說罷嘔〔日二〕起了嘴，

一副黑臉寒城牆，

把紅紙帖子扔〔日二〕在地，

掉轉屁股走他娘！』

我說：「我是告狀，哪裏是唱戲？」他說：「拿狀來我看！」我說：「我不會寫，就憑的是口說！」他說：「哈哈！我說你是唱戲你還不承當呢！這當堂喊冤是戲上的辦法，真正告狀有告狀的規矩：第一步是寫狀；第二步是呈（呈）狀；第三步是候批；要是批准了，第四步才是傳人審（尸）訊；要是批不准，還得再寫、再呈、再批。你當就是那麼簡單呀？」我說：「我們鄉下人不會寫狀，能找個人寫嗎？」他說：「可以！你拿五塊現大洋來，有的是寫家！」我說：「寫個狀就要那麼多的錢呀？」他說：「你真是個沒有告過狀的，『天下衙門朝南開，有理無錢休進來』，衙門口的路是錢買的。不說寫狀，呈一呈狀也得花你個一塊兩塊，送一送批也得花你個塊兒八毛，不破出一兩石小米來，不用想打完一場贏（一）理的官司，要是輸了就更沒有底了！」他這麼一說，說得我涼了半截。糠（万）尤窩窩還吃不起，哪裏找一兩石小米去？我說：「拉倒吧！這個狀咱告不起！我算惹不起朱桂棠就是了！」

「那人本來要往回走，見我提起朱桂棠，扭（刁）文回頭來打量了我一下說：『好傢（日）丫伙！你還想告朱先生？你這個來頭可真不小！告他什麼事？』我聽他這話音，一定跟朱桂棠是一夥，不過他既然要問我就敢說——滿理的事情怕什麼？我說：『朱桂棠要霸佔我的閨女！』他說：『不像！朱先生不是說（也）人的人，一定還有別的緣故！』

我說：「朱桂棠說我欠他的租，要我拿閨女來頂！」他說：「欠人家的租，還有什麼話說？你把租還清，他還要你的閨女嗎？」我說：「我哪裏欠他的租呀？誰不知道今年遭了旱災，一顆糧食也沒有打下。我還沒有吃的，難道就給他長出租糧來了嗎？」他說：「算了！我早就知道你是個瘋子！不論打不打糧食，租糧還能不繳嗎？朱先生願意和你結親，還不算提拔你嗎？朱先生來到縣裏，縣長還得陪人家打個牌，你憑什麼能告倒人家？『丫丫』瓜子，去吧去吧！」他就是這麼唧（日）唧喳（丫丫）喳教訓了我一頓，掉轉頭又回大堂後邊去了，冷冷清清一個大堂又只留下我一個人。我朝着那大堂後邊鞠（日）了一躬（X X X）說：「咱老石領教了！」

『那個人罵我是傻瓜，

我在背地謝了謝他。

聽了他的一番話，

懂得了他們的好國法：

懂得了衙門口沒有窮人的路，

抬手動腳要把錢花。

懂得了不打糧也得繳租米，

該叫我的閨女往斗裏爬。

懂得了霸佔人家的大閨女，

不算欺負算提拔。

懂得了衙門人不論上和下，

都與那地主是一家：

算了吧來算了吧，

惹不起這夥狗忘八。

我不是沒有去告狀，

我的老弟：你看這官司怎麼打？」

那小伙子說：『你們山西就是這樣的衙門嗎？』

石不爛還沒有答話，那個蒼白鬍鬚的老漢就搶着說：『你們年輕人從前沒有打過官司，不懂得這個。在咱們翻身以前，咱們縣裏的衙門還不是這樣嗎？不差！老兄弟，你還是接着說吧！後來怎麼樣？』

石不爛說：『後來呀，後來可就麻煩得多了！』

『三日的期限兩日過，

朱二黑送來個小包裏（ $\langle \times \times \times \rangle$ ）：

內裏邊一件襖（ $\langle \text{日} \text{一} \text{丫} \rangle$ ）襖一條褲，

一付簪（ $\text{丫} \text{丫}$ ）環一對手鐲（ $\text{出} \times \times \text{巴}$ ）。

他說道：「今天已是第三日，

想你也準備得差不多：

要是冇米就繳米，

沒有米就該藍妮她出關（ $\langle \times \times \text{巴} \rangle$ ）。

趁早點打粉（ $\text{丫} \text{丫}$ ）起來送過去，

免得咱明天再囉（ $\text{力} \times \times \text{巴}$ ）噯（ $\text{ム} \times \times \text{巴}$ ）。』

那狗腿說罷揚長去，

倒叫我一家大小沒奈（ $\text{丫} \text{丫}$ ）何：

二老爹娘乾瞪（ $\text{力} \text{ム}$ ）眼，

小藍妮一旁把淚落。

俺（ 丫 ）娘說：「今年的年景這麼壞，

一家四口沒有吃喝，

依我說藍妮你就嫁他吧，

總比餓死強得多。」

藍妮說：「忍饑受餓兒情願，不願去見那『活閻羅』(ㄅㄨˊㄌㄨㄛˊ)，索性死了也乾淨，」

只當我爹娘沒有生下我！」

藍妮兒說出傷心話，

疼得我心裏似刀割。

我說道：「你的娘死後只留你一個，

爹怎肯把你送給『活閻羅』？」

今天我且不理他，

那怕他明天把皮剝！

不怕他朱家勢力大，

一個命頂得他沒話說！」

我正和藍妮講着話，

我的爹過來攔(ㄌㄢˊ)住我。

我爹說：「朱桂棠害死過多少命，

哪在乎多你一個撲燈蛾(ㄅㄨˊㄌㄨㄛˊ)！」

凡事要從實處想，

人家的勢力大得多。」

我有個朋友叫金不換，

頭腦聰明主意多，

他聽說我家出了這場事，

就在這時來找我。

他說道：「朱家的勢力那樣大，

你的人口又這樣多；

要拼(ㄅㄨˊ)你也拼不過，

想逃走你也逃不脫。

依我看暫且忍一忍，

事情只能走着說。

聽人說延安府有了共產黨，

和咱們窮人是一夥，

去年冬來到山西洪〔F X 〃〕洞縣，
打了一仗退過黃河。

聽人說老營盤〔虫丫〕在延安府，

也有人馬也有傢伙，

有一日來到咱這裏，

管保叫朱家砸〔丫丫〕個鍋！」

金不換說罷這段話，

藍妮開口向我說，

她說道：「那個閻王不好惹，

爹爹拼他拼不過，

你自己吃苦不用講，

爺爺奶奶誰養活？

倒不如索性苦了我，

可以救活你們三個。

倘〔去尤〕若是我到朱家死不了，

也許有金叔叔說的那一着。

我的爹把兒捨了吧，

等孩兒慢慢跟他走着說。」

大家說：「如今只好這麼辦，

這個主意也使得。」

小藍妮哭哭啼〔去二〕啼把衣換，

我牽過老牛套上車，

催着藍妮把車上，

一家人哭得難分割。

藍妮說：「爺爺奶奶自將養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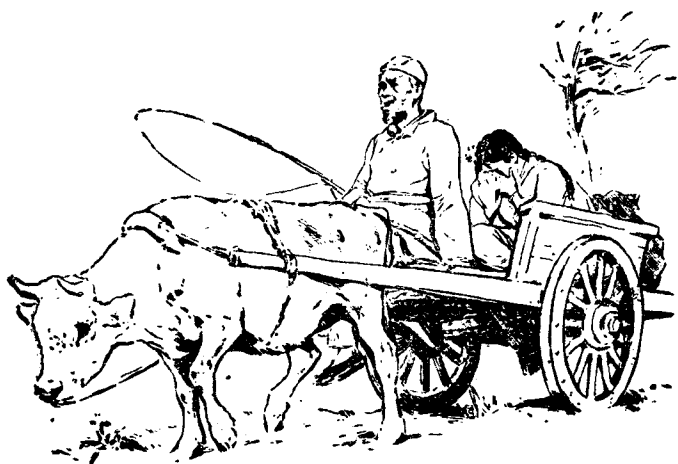
還不知後來見着見不着！

我的爹呀！你叫老牛慢慢走，

讓孩兒多在車上坐一坐！」

咱老石大車小車都趕過，

還趕過一趟〔去尤〕這個車。



趕着牛車送閨女，
送給了仇人去折磨。

趕着牛車送閨女，

送給了仇人去折磨。

那老牛擺着方步慢慢走，

五里路走了一晌〔尸尤〕多，

趕到朱家大門口，

門裏邊出來了狗腿朱二黑。

『我的老同行！我石不爛趕車以來，還趕過這麼一趟車。我的村子名叫五里村，我住西頭，朱家住東頭。我把這趟車從我家趕到朱家，一路上牛也不想走人也不想走，五里長街走了一晌還多，可惜路只有那麼長，走了一步少一步，到了傍〔尸尤〕晚，已經走到朱家大門口，藍妮揉〔日又〕了揉眼睛〔日一亡〕，看了看朱家的紅漆〔亡一〕大門說：『我的爹呀！你的牛車我再也坐不上了！』

『這座高大門樓裏，兩扇紅漆大門緊緊閉着，也沒有掛燈彩，也沒有貼對聯，門外連一個鬼也沒有。這哪兒像娶親，人家哪兒把咱當成人呀！不多一會，只見那兩扇門開了一條小縫子，從中間鑽出來個狗腿朱二黑。他出得門來氣勢兇兇的說：『為什麼磨到這時候才來？東家吩咐〔亡又〕把車停在門外，你們進去！』我這個朱女婿〔丁亡〕娶親就是這種要法。不進去有什麼辦法？進了大門沒有一個人，進了二門，樓梯上只站着個小丫〔丫〕頭說：『二黑大叔！老爺叫我先把新姨太太送到樓上去哩！』那狗腿指着小丫頭吩咐藍妮說：『你跟牠到樓上去！』藍妮說：『我的爹！從今以後你顧你吧！不用掛